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

张永江

罗卜藏丹津是青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固始汗(也译顾实汗)之孙,十八世纪初青海和硕特蒙古地位最高的首领。他因领导了 1723—1724 年青海蒙古反清事件而备受史家关注。青海事变结束了和硕特蒙古的自治状态,使之纳入到扎萨克盟旗体制之下。西藏当局在青海地区及川边、滇边藏族地区的特殊权益也大为削弱。罗卜藏丹津和青海事变深为论史者关注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视事变前后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的关系,特别是所谓"阴约策妄阿拉布坦援己"[①]问题,相反却很少注意西藏及达赖喇嘛在事变前后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多依赖汉文官私文献造成的,即受资料的指向性的影响。本文拟根据汉藏文材料,结合近年公布的满文档案,对事变前后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略作揭示,以期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有所助益。

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可以 1720 年为界划为前后两段。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围绕真假达赖之争和保护并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展开。后一阶段则围绕罗卜藏丹津反清展开。

1714 年(康熙五十三年)由五世达赖喇嘛委任的青海总管达什巴图尔卒(清廷曾册封其为亲王),次子罗卜藏丹津理所当然地成了青海蒙古的最高首领(他袭封了其父的亲王爵位)。清代汉文文献较为重视察罕丹津(固始汗四世孙,祖、父曾任济农即副王职务)的作用,但藏史记载达什巴图尔死后,"他的儿子丹津王作青海诸部首领。按照叔叔(按即达什巴图尔)的遗嘱,右翼的长官由济农担任。"[②]这位济农应指察罕丹津。

罗卜藏丹津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是和硕特汗国的另一部分——西藏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真假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已经持续多年,为此青海蒙古王公与西藏蒙古汗王在政治上出现对立,清廷和准噶尔部也陆续参加进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1682 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代表西藏独立倾向的第巴(应为第悉)桑结嘉措匿不发丧,并秘密另立了门隅出生的转世灵童。1697 年公开并授戒坐床,法名仓央嘉措,这是第一个达赖六世。但是此达赖遭到 1703 年继位的蒙古汗拉藏汗的反对,并以武力解决了桑结嘉错势力。1707 年他扶持"拜尕尔增巴·那旺耶悉嘉措(即意希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③]这是第二个六世达赖。拉藏汗向清廷谎报"青海诸台吉信之,请给册印。"[④]得到了清廷的承认(1710 年册封)。清廷还宣布仓央嘉措为"伪达赖喇嘛",要求解往京城。拉藏汗此举激起了西藏僧俗和青海蒙古的反对,他们拒绝承认意希嘉措,并在理塘另外寻找了一位转世灵童,这就是格桑嘉措。按清朝后来的册封,他是六世达赖喇嘛,但藏族僧俗认为他是仓央嘉措的转世,是七世达赖喇嘛,后来清廷也予以默认。与此同时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也遣使清朝,表面上附合清廷看法,实际上是发出了要介入西藏问题的信号。

以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为首的青海王台吉不满意拉藏汗所作所为,承认格桑嘉措。"青海诸台吉讦拉藏汗辞诬,以理塘之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⑤]察罕丹津第一个向清廷报告并恳求册封。[⑥]至此,围绕达赖喇嘛的真假,清廷与拉藏汗为一方,西藏僧俗和青海蒙古为一方,出现了严重对立。清廷为平息争端,支持拉藏汗,拟将格桑嘉措送往内地,此议当即遭到罗卜藏丹津等人的反对。"青海贝勒察罕丹津、台吉(按应为亲王)罗卜藏丹津称避痘,不宜远行"。[⑦]据此记载似乎察罕丹津起主导作用。但另一则史料则称"先是,议由理塘迁达赖喇嘛赴藏,罗卜藏丹津违命,且扇察罕丹津,谋兴兵袭诸台吉。"[⑧]看来青海内部意见不合,几乎兵戎相向,最终结果是清廷让步,"送罗卜藏噶勒藏嘉穆措至宗喀巴寺。"[⑨]同行的还有其家人。宗喀巴寺即塔尔寺,时间是在 1716 年。[⑩]格桑嘉措实际上是处在青海的掌握之中。1717 年策妄阿拉布坦以送还丹衷(拉藏汗之子,策妄之婿)夫妇的名义派六千兵攻入西藏,击杀拉藏汗,废黜了意希嘉措,并任命甲若登(达孜夏仲)为新第悉。拉藏汗的统治就此结束。

罗卜藏丹津当然不甘心失去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还在准噶尔入藏之初,便向清廷报告了准军与拉藏汗的交战情况,并力陈准军之弱,意在敦促清廷出兵恢复和硕特部的统治。当时清廷尚未准备好,自然不会贸然出兵。延至 1719 年,准噶尔在西藏方面压力之下也遣使承认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要求送回西藏"安置在达赖喇嘛禅榻上座",并表示自己将退出西藏。[⑪]对清廷方面来说,入藏时机渐趋成熟。清廷全力筹备入藏,恰在此时,格桑嘉错上奏表示"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⑫]无疑,这将使清廷护送其入藏理由大打折扣。清朝方面无奈,只有转而征求青海方面的意见,"倘新胡必尔汗

与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凌敦多布自畏势逃遁”。[13]此举反映了清廷策略之高，清廷当然知道青海方面的真实想法，如果青海方面对此消极，将使清廷师出无名。所以数月以前，康熙就授意清朝驻青海大将军开始了说服工作，“唐古特国内达赖喇嘛、班禅法教，原系尔祖上设立，今策妄阿拉布坦无故将拉藏杀害，令寺庙喇嘛各自散去，将众鄂里格一路截断，令达赖喇嘛禅榻空虚……皇上将此胡必尔汗特封为达赖喇嘛，于明年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禅榻，将法教广施，放开合鄂里格一路，令其贩卖茶布。此正宜效力之时，尔等应各带兵丁，与送去之大臣会同一处前去，尔等之意如何?”[14]如果把这番话与前此清廷做法相联系，很容易给青海造成这样的印象，清军入藏，一为拉藏复仇，二为送还达赖喇嘛坐床，并无自己管理西藏之意。而且一再盛邀青海一同行动，极可能是为了延续和硕特在西藏的统治。果真如此，罗卜藏丹津自然是当然的汗王人选。罗卜藏丹津似乎也确是抱着这样的希望上路的。

1720年9月，联军进入拉萨，出乎意料的是“在庆贺坐床典礼的宴会中，汉官的坐席被安置在中间，青海蒙古被安置在后排，招待礼遇甚为冷落；请求饶恕第巴达孜巴(按即达孜夏仲)的性命又没有给面子；希望按照过去的旧例任命为藏王之事又告落空，而康济鼐则被任命为第悉之职。由于此等原因，对清廷怨望，发誓要进行叛乱”。[15]由于清廷改变了西藏的政治体制，重起炉灶，清军直接驻兵镇守，组成四噶伦联合执政的噶伦政府。这就彻底斩断了青海与西藏的政治领属关系，把和硕特的势力彻底地逐出了西藏。这对多年来处心积虑，谋求重返西藏政治舞台的罗卜藏丹津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仅如此，在定藏之后的论功行赏中，所有赴藏的王台吉都被加官进爵，惟有罗卜藏丹津仅得到区区“俸银二百两，缎五匹。”[16]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清廷对其政治对手察罕丹津封亲王，“诏察罕丹津及罗卜藏丹津领青海右翼。”[17]这意味着他不但不能染指西藏，连达什巴图尔以来该家族在青海右翼的独主地位也不复存在了。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清廷的介入导致的，因此他揭旗反清并首先指向察罕丹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罗卜藏丹津揭起叛旗以后，达赖喇嘛和西藏方面作何反应?各种汉藏文史籍都不曾提及。从保存的档案看，达赖对罗卜藏丹津至少是抱同情态度的。1723年夏秋和1724年四月，他曾两度遣使致书西宁清军最高指挥年羹尧。年氏上奏称“观译出达赖喇嘛两次所送文书，班禅所送文书，皆为罗卜藏丹津所为恶行，转奏上主子，祈请宽恕彼等，使生灵安逸等语。因此我答复达赖喇嘛、班禅曰：罗卜藏丹津等残害生灵，败坏黄教，挑起战事，侵犯边口，胡行暴戾等，圣主为念黄教、众生灵，不剿灭彼等固实汗后裔，屡屡宽恕降旨……几次行文晓谕。罗卜藏丹津等人，并不知圣主好生之仁慈，仍互相抢掠，涂炭众生灵，不停战事。因此，才发大军平定青海为首大罪之人。”更值得重视的是雍正的朱批：“喇嘛、和尚、道士就是此一种妇人之仁，不论是非，回字回得甚好。但西藏备兵万余，拒捕罗卜藏丹津，今又替他讨饶恕。朕略不解，依尔看来，他们是什么主意，来文光景如何? 丹尽(按即罗卜藏丹津)若逃藏，他们如何区处。可将乞宽来字翻译，得闲带来看看。”[18]这份奏折透露出清廷似曾要求西藏方面出兵征剿，但未得到回应。相反达赖一再遣使为罗卜藏丹津求情，暗示对清廷军事征剿的不满。因为在过去，青海及其他蒙古地区发生纠纷，例由达赖喇嘛遣使调处，无需诉诸武力。二个月以后，达赖、班禅再次遣使北京，因天热留在西宁边外，其上奏文书原文不曾公布，但从雍正的朱批仍可看出其主旨：“不论是非，一派假慈悲，满腔真贪杀，乃喇嘛之道也。但此教天地间，将来不知如何报应也。此时明露一点不得。朕亦著实留心化导他们，若能够易恶习，朕功不小也”。[19]尽管上奏的原文不复可见，但可以推想，这奏折仍以求情为主，也许还流露了对清廷的不满。

达赖喇嘛敢于替罗卜藏丹津求情，为此不惜开罪于清廷，这使雍正“略为不解”。其实双方有着太深的关系，除了前述双方在政教方面的相互扶持外，还存在着姻娅关系。早在格桑嘉措进藏坐床前留居西宁时期，罗卜藏丹津就把其亡兄唐拉扎布之女嫁给达赖喇嘛之兄陈累，以固结双方关系。陈累事变期间一直在罗卜藏丹津身边，事败后脱离罗卜藏丹津，携其妻投归西藏。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和达赖喇嘛为避免嫌疑，派人“同捉陈累”并解送年羹尧处。据其交待，“我原系班第，跟随达赖喇嘛住在西宁古木布庙内。先是罗卜藏丹津欲其兄之女配我，因此要由我父索诺木达尔扎处将我常来。我父不允，罗卜藏丹津几次向我父强取。我父惧其凶暴，无计可施，将我给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毁我班第之萨其尔(戒)，将其亡兄台吉唐拉扎布之女嫁我。罗卜藏丹津送达赖喇嘛去招时，将我留在牧地”。[20]陈累的身份使清廷颇难处置，“陈累者，乃罗卜藏丹津之婿，几年来与罗卜藏丹津一心生活之人。”[21]他既参加了叛乱，论罪当杀，却不能杀。“今若送回藏，则必多牵念，”“也断不可送陈累去藏。”权衡到最后只能安置在理塘，“不准其各处走动。”[22]

罗卜藏丹津还是七世达赖喇嘛的姐夫。本来格桑嘉措之姐为墨尔根岱青拉查布之妻。此拉查布，为固始汗五世孙，是察罕丹津兄墨尔根诺颜之子，察罕丹津侄。因丹衷部众的归属问题与察罕丹津发生冲突。丹衷(亦作丹忠)，为察罕丹津弟根特尔之子，也是察罕丹津侄。丹衷无嗣，部众为察罕丹津占夺，清廷也予以认可。拉查布与之相争，不敌，引罗卜藏丹津为奥援。据年羹尧调查，“将丹忠之户赏给察罕丹津时，墨尔根岱青拉查卜因察罕丹津独占丹忠之户，而无归顺之意，将

其妻达赖喇嘛之姐给与罗卜藏丹津,并合力共同掠夺察罕丹津。"[23]另据拉查布之子察罕喇布坦供称:"我母被罗卜藏丹津掠去时,我父耻之……。"[24]据此则不是"给与"而是"掠去"。不管怎么说,罗卜藏丹津成了达赖喇嘛的姐夫是确定无疑的。

除了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个人的姻亲关系外,在青海的达赖喇嘛的属下,甚至某些高级人士也参与了事变,这也是达赖喇嘛关注并同情罗卜藏丹津的一个因素。如达赖喇嘛属下的嘉木参堪布统辖有数百户、千余人,虽大部归降,但嘉木参堪布本人则带属下二十户投奔了罗卜藏丹津。"嘉木参堪布等带领贼与我军对阵",被清军追杀,雍正喜称"实在妙也"。[25]

实际上,清廷对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事变之初便调动驻藏官兵封锁了青藏之间交界地带,"檄驻防叉木多总兵官周瑛,命其率兵前去藏,以防罗卜藏丹津偷偷前往"。[26]这样就切断了青藏之间的联系。罗卜藏丹津只剩下退往准噶尔一种可能了。

---

①⑧⑰祁韵士原著,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之十一,《厄鲁特要略三》。

②③⑮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48,44,49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⑤⑦⑨清官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十一,《西藏部总传》。

⑩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西藏政治史》,李有义汉译本,第115页。

⑭⑯《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乙未条。

⑫⑬同上,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

⑯《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二月乙亥条。

⑱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编号122,《奏闻达赖喇嘛使者抵西宁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⑲同上,《奏闻达赖喇嘛使者前来折》。

⑳同上,《奏请处理达赖喇嘛之兄折》。

㉑㉒同上,《奏闻达赖喇嘛之父事折》。

㉓㉔同上,《奏闻罗卜藏丹津同党来降折》。

㉕同上,《奏闻嘉木祥堪布属下人来降折》;《奏闻追杀嘉木参堪布等折》。

㉖同上,《奏闻遣总兵官周瑛至藏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上接第38页)
小豆、瓜茄果之属,三时递熟,犹可据拾以资生也"(万历《崇德县志》,引自光绪《石门县志》卷3)。由此可知,水稻后茬以麦和豆为多。综合来看,麦应多于菜、豆,故作如上设定。

㊸《补农书后》说:"东路(嘉兴东部)田皆种麻,无桑者亦种之,盖取其成之速,而于晚稻、晚豆仍不碍也"。陈恒力解释说:"无桑者亦种之",意即未栽桑树的旱地也种麻。又说这是麻—稻、麻—豆轮作换茬(《补农书校释》第118、119页。)

㊹参阅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187页。

㊺以上详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108、109、246页。

㊻《补农书后》说:"不得已则于桑下种菜",会致使"桑枝不茂……无足取也"。

㊼《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木棉"条。

㊽《阅世编》卷7种植。

㊾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7户政12)。

(作者李伯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100836)